

四庫全書

集部

宋文鑑卷一百四十

宋 吕祖謙 編

墓誌

孫明復墓誌銘　歐陽修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生年愈

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廸將以其弟之女妻之先生疑焉介與羣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髙先生之行義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為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閒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既素髙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歎嗟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其後介為學官語于朝

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未得其方也慶歷二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殿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嘗召見邇英閣說詩將以為侍講而嫉之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人孔直溫以在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監虔州商稅徙泗州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簽署應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上言孫某行為世法經為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復為國子

監直講居三歲以嘉祐六年七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太學時為大理評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喪惻然予其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士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吊賻治其喪於是以某年某月某日塟先生於鄆州須城縣盧泉鄉之北扈原先生治春秋不惑傳註不為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為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之

天子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録之藏于祕閣先生一子大年尚幼銘曰

聖人既殁經更焚逃藏脫亂僅傳存衆說乘之汨其原怪迂百出雜偽真後生牽卑習前聞有欲患之寡攻羣往往止燎以膏薪有勇夫子闢浮雲刮磨蔽蝕相吐吞日月卒復光破昏憊哉功利無窮垠有考其不在斯文

黄夢升墓誌銘　歐陽修

予友黄君夢升其先婺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寧其

曾祖諱某父諱某皆不仕黄氏世為江南大族自其祖父以來樂以家貲賑鄉里多聚書以招四方之士夢升兄弟皆好學猶以文章氣自豪予少家隨夢升從其兄茂宗官于隨予為童子立諸兄側見夢升年十七八眉目明秀善飲酒談笑予雖幼心已獨竒夢升後七年予與夢升皆舉進士於京師夢升得丙科初任興國軍丞興主簿怏怏不得志以疾去久之復調江陵府公安主簿時予謫夷陵令遇之于江陵夢升顔色憔悴切不可

識久而握手噓戲相飲以酒夜醉起舞歌呼大噱予益悲夢升志雖衰而少時意氣尚在也後二年予從乾德令夢升復調南陽主簿又遇之于鄧間常問其平生所為文章幾何夢升慨然歎曰吾已諱之矣窮達有命非世之人不知我我羞道於世人也求之不肯出遂飲之酒復大醉起舞歌呼因笑曰子知我者乃肯出其文讀之博辨雄偉其意氣奔放猶不可禦予又益悲夢升志雖困而獨其文章未衰也是時謝希深出守鄧州尤喜

稱道天下士子因手書夢升文一通欲以示希深未及而希深卒予亦去鄧後之守鄧者皆俗吏不復知夢升夢升素剛不茍合負其所有常怏怏無所施卒亦不得志死于南陽夢升諱注以寶元二年四月某日卒享年四十有二其平生所為文曰破碎集公安集南陽集凡若干卷娶潘氏生四男二女將以某年某月某日塟于董坊之先塋其弟渭泣而來告曰吾兄患世之莫吾知孰可為其銘予素悲夢升者因為之銘曰予嘗讀夢升

之文至於哭其兄子庠之詞曰子之文章電激雷震雨雹忽止闃然滅泯未嘗不諷誦歎息而不已嗟夫夢升曾不及庠不震不驚鬱塞埋藏孰予其有不使其施吾不知所歸容徒為夢升而悲

尹師魯墓誌銘

歐陽修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師魯葢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

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
師魯為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彊記通知古今長於春秋
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不為茍止而妄
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勇於敢為其所以
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其卒窮以死師魯少
舉進士及第為絳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戶曹參軍邵
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
王文康公薦其才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天章

閤待制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貶監郢州酒稅又從唐州遭父喪服除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起為經略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辟猶為經略使韓公所深知其後諸將敗於好水韓公降知秦州師魯亦從通判濠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遷知涇州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略部署坐城水落與邊臣異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為政有惠愛潞州人至今思之

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師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為叙燕息戍二篇行于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歳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論議益精密而於西事尤習其詳其為兵制之説述戰守勝敗之要盡當今之利害又欲訓士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為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為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於其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果其後

吏至京師上書訟師魯以公使錢貸部將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無醫藥舁至南陽求醫疾革隱几而坐顧稚子在前無甚憐之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師魯娶張氏某縣君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居前一歲卒師魯凡十年間三貶官喪其父又喪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三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以貶死一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貲客其喪于南陽不能歸平生故人無遠邇皆往賻之

然後妻子得以其柩歸河南以某年某月某日塟于先塋之次余與師魯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焉銘曰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

蘇子美墓誌銘　歐陽修

故湖州長史蘇君有賢妻杜氏自君之喪布衣蔬食居數歲提君之孤子斂其平生文章走南京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於生猶可伸於死其父太子太師以告於予予為集次其文而序之以著君之大節與其所以屈伸

得失以深誚世之君子當為國家樂育賢材者且悲君之不幸其妻卜以嘉祐元年十月某日葬君于潤州丹徒縣義里鄉檀山里石門村又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於人間猶可伸於地下於是杜公及君之子泌皆以書來乞銘以葬君諱舜欽字子美其上世居蜀後徙開封為開封人自君之祖諱易簡以文章有名太宗時承旨翰林為學士參知政事官至禮部侍郎父諱耆官至工部郎中直集賢院君少以父蔭太廟齋郎調滎陽尉非

所好也已而鎖其廳去舉進士中第改光禄寺主簿知蒙城縣丁父憂服除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樓店務君狀貌奇偉慷慨有大志少好古工為文章所至皆有善政官于京師位雖卑數上疏論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難言范文正公薦君召試得集賢校理自元昊反兵出無功而天下殆於久安而困兵事天子奮然用三四大臣欲盡革衆獘以紓民於是時范文正公與今冨丞相多所設施而小人不便顧人主方信用思有以

撼動未得其根以君文正公之所薦而宰相杜公壻也乃以事中君坐監進奏院祠神奏用市故紙錢會客皆一時賢俊悉坐貶逐然後中君者喜曰吾一舉網盡之矣其後三四大臣繼罷去天下事卒不復施為君携妻子居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日益讀書大涵肆於六經而時發其憤悶於歌詩至其所激往往驚絕又喜行草書皆可愛故其雖短章醉墨落筆爭為人所傳天下之士聞其名而慕見其所傳而喜往揖其貌而竦聽其論

而驚以服久與其居而不能捨以去也居數年復得湖州長史慶歴八年十二月某日以疾卒于蘇州享年四十有一君先娶鄭氏後娶杜氏三子長曰泌將作監主簿次曰液曰激二女長適前進士陳紘次尚幼初君得罪時以奏用錢為盜無敢辨其冤者自君卒後天子感悟凡所被逐之臣復召用皆顯列于朝而至今無復為君言者宜其欲求伸於地下也宜予述其得罪以死之詳而使後世知其有以也既又長言以為之辭庶幾并

寫予之所以哀君者其辭曰

謂為無力兮孰擊而去之謂為有力兮胡不反子之歸豈彼能而此不為善百譽而不進兮一毀終世以顛擠荒孰問兮杳難知嗟子之中兮有韞而無施文章發耀兮星日光輝雖冥冥以掩恨兮不昭昭其永垂

梅聖俞墓誌銘

歐陽修

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得疾臥城東汴陽坊明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騶呼屬路不絕城東

之人市者廢行者不得往來咸驚顧相語曰兹坊所居大人誰邪何致客之多也居八日癸未聖俞卒於是賢士大夫又走弔哭如前日益多而其尤親且舊者相與聚而謀其後事自丞相以下皆有以賻卹其家粤六月某日其孤增載其柩南歸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聖俞字也其名堯臣姓梅氏宣州宣城人也自其家世頗能詩而從父詢以仕顯至聖俞遂以詩聞自武夫貴戚童兒野叟皆能道其名字雖妄愚人不能知詩義者

直曰此世所貴也吾能得之用以自矜故求者日踵門而聖俞詩遂行天下其初喜為清麗閑肆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勁其應於人者多故辭非一體至於佗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聖俞為人仁厚樂易未嘗忤於物至其窮愁感憤有所罵譏笑謔一發於詩然用以為驩而不怨怼可謂君子者也初在河南王文康公見其文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其後大臣屢薦宜在

館閣嘗一召試賜進士出身餘輒不報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列言于朝曰梅某經行修明願得留與國子諸生講論道德作為雅頌以謌詠聖化乃得國子監直講三年冬祫于太廟御史中丞韓絳言天子且親祠當更制樂章以薦祖考惟梅某為宜亦不報聖俞初以從父蔭補太廟齋郎歷桐城河南河陽三縣主簿以德興縣令知建德縣又知襄城縣監湖州鹽稅簽署忠武鎮安兩軍節度判官監永濟倉國子監直講累

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嘗奏其所撰唐載二十六卷多補正舊史闕繆乃命編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享年五十有九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太子中舍致仕贈職方郎中母曰仙游縣太君束氏又曰清河縣太君張氏初娶謝氏再娶刁氏封某縣君子男五人曰增曰墀曰垌曰龜兒一早卒女二人長適太廟齋郎薛通次尚幼聖俞學長於毛氏詩為小傳二十卷其文集四十卷注孫子十三卷余嘗論其詩曰世謂詩人少達而

多窮益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聖俞以為知言

銘曰

不戚其窮不困其鳴不躓于難不履于傾養其和平以發厥聲震越渾鍠衆聽以驚以揚其清以擩其英以成其名以告諸冥

石守道墓誌銘　歐陽修

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兖州奉符人也徂徠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之人不稱

其官而稱其德以為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謂時無不可為為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乎已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作為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先嫉惡之相與

出力必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矣不幸遇疾以卒既卒而姦人有欲以奇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頼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先生世為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十六舉進士甲科為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秩滿遷某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于蜀為嘉州軍事判

官丁內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塋其五世未塟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內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所以求治之意甚銳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歷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累數百言詩出太山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姦人作奇禍者乃詩之所斥也先生自閒居徂徠後官于南京

嘗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衆太學之興自先生始其所為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若干卷其斥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曰去三者然後可以有為其戒姦臣官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為一世監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辭博辯雄偉而憂思深遠其為言曰學者學為仁義也惟忠能忘其身篤於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已亦以是教於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

揚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為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于心至其違世驚衆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癡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其志先生直講歲餘杜祁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今丞相韓公又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通判濮州方待次于徂徠以慶歷五年七月某日卒于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廬陵歐陽修哭之以詩以謂待彼

謗焰熄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既沒妻子凍餒不自勝令丞相韓公與河陽富公分俸買田以活之後二十一年其家始克塟先生于某所將塟其子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遁等來告曰謗焰熄矣可以發先生之光矣敢請銘某曰吾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也何必吾銘遁等曰雖然魯人之欲也乃為之銘曰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與子之道兮逾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孟遑遑一世之屯兮萬世之

光曰吾不有命兮安在夫桓魋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

兮噫子雖毀其何傷

蘇明允墓誌銘　　歐陽修

有蜀君子曰蘇君諱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也義修於家信於鄉里聞於蜀之人久矣當至和嘉祐之間與其二子軾轍偕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得其所著書二十二篇獻諸朝書既出而公卿士大夫爭傳之其二子舉進士皆在高等亦以文學稱於時眉山在西南數千

里外一日父子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遂擅天下君之文博辯宏偉讀者悚然想見其人既見而温温似不能言及即之與居愈久而愈可愛間而出其所有愈叩而愈無窮嗚呼可謂純明篤實之君子也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贈尚書職方員外郎三世皆不顯職方君三子曰澹曰渙皆以文學舉進士而君少獨不喜學年已壯猶不知書職方君縱而不問鄉閭親族皆怪之或問其故職方君笑而不答君亦自知也年二十七始

大發憤謝其素所往來少年閉戶讀書爲文辭歲餘舉進士再不中又舉茂材異等不中退而歎曰此不足爲吾學也悉取所爲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絶筆不爲文辭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之說以考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粹精涵畜充溢抑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其縱橫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蓋其稟也厚故發之遲志也慤故得之精自來京師一時後生學者皆

尊其賢學其文以為師法以其父子俱知名故號老蘇以別之初修為上其書召試紫微閣辭不至遂除試秘書省校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為霸州文安縣主簿使食其禄與陳州項城縣令姚闢同修禮書為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而君以疾卒實治平三年四月某日也享年五十有八天子聞而哀之特贈光禄寺丞勑有司具舟載其喪歸于蜀君娶程氏大理寺丞文應之女生三子曰景早卒軾今為某官

轍某官三女皆早卒孫曰邁曰遲有文集若干卷謚法
三卷君善與人交急人患難死則卹養其孤鄉人多德
之益晚而好易曰易之道深矣汩而不明者諸儒以附
會之說亂之也去之則聖人之旨見矣作易傳未成而
卒某年某月某日而葬于彭山之安鎮鄉可龍里君生
於遠方而學又晚成常歎曰知我者惟吾父與歐陽公
也然則非余誰宜銘銘曰
蘇顯唐世實欒城人以官留蜀蕃蕃子孫自其高曾鄉

里稱仁偉歟明允大發於文亦既有文而又有子其存不朽其嗣彌昌嗚呼明允可謂不亡

宋文鑑卷一百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宋文鑑卷一百四十一至一百四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録監生臣楊遐齡

宋文鑑卷一百四十一

宋 呂祖謙 編

墓誌

南陽郡君謝氏墓誌銘

歐陽修

慶歷四年秋予友宛陵梅聖俞來自吳興出其哭內之詩而悲曰吾妻謝氏亡矣丐我以銘而葬焉予未暇作居一歲中書七八至未嘗不以謝氏銘為言且曰吾妻

故太子賓客諱濤之女希深之妹也希深父子為時聞人而世顯榮謝氏生於盛族年二十以歸吾凡十七年而卒卒之夕斂以嫁時之衣甚矣吾貧可知也然謝氏怡然處之治其家有常法其飲食器皿雖不及豐侈而必精以旨其衣無故新而澣濯縫紉必潔以完所至官舍雖庳陋而庭宇灑掃必肅以嚴其平居語言容止必怡以和吾窮於世久矣其出而幸與賢士大夫遊而樂入則見吾妻之怡怡而忘其憂使吾不以富貴貧賤累

其心者抑吾妻之助也吾嘗與士大夫語謝氏多從户屏竊聽之間則盡能商確其人才能賢否及時事之得失皆有條理吾官吳興或自外歸必問曰今日孰與飲而樂乎聞其賢者也則悅否則歎曰君所交皆一時賢儁今與是人飲而歡邪是歲南方旱仰見飛蝗而歎曰今西兵未解天下重困盜賊暴起於兩淮而天旱且蝗如此我為婦人死而得君葬我幸矣其所以能安吾貧而不困者其性識明而知道理多類此其生也迎吾之

貧而沒也又無以厚焉謂惟文字可以著其不朽且其平生尤知文章為可貴殁而得此庶幾以慰其魂且塞予悲此吾所以請銘於子之勤也若此予恐不銘夫人享年三十七用夫恩封南陽縣君二男一女以某年七月某日卒于高郵梅氏世葬宛陵以貧不能歸也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潤州之某縣某原銘曰

高崖斷谷兮京口之原山蒼水深兮土厚而堅居之可樂兮卜者曰然骨肉雖土兮魂氣則天何必故鄉兮然

後爲安

張晦之墓誌銘

宋祁

嗚呼有宋文人張晦之之墓晦之名景江陵公安人羈丱能言長嗜學尤力未冠涉通藝文頗班班言當世務貧不治產往從崇儀使解人柳開以文自名而薦寵士類一見懽甚悉出家書畀之由是屬辭益有法度開每曰今日在朝廷挈囊薦刻誰踰晦之者即厚遣使如京師時富春孫僅沛國朱嚴成紀李庶幾號爲豪英晦之

敝衣與游名稱藉藉美不容口真聖諒闇未即聽政責有司精覈計偕與者十一二晦之名在第四調主大名館陶簿年少氣鋭未能以智自將坐公累為吏痛詆貶全州會赦還豪長者得罪并坐所知繼爲房襄二州文學參軍晦之中廢不用則大覃思古今為洪範王覇二書常病浮圖氏怪迂誕荒塔廟日熾雖服儒衣冠者皆胡言膜拜共寵神之慾寘六經反為外典故因事見文為記傳數十篇而辨析之雖與世舛馳而自信不踣云

康肅陳公堯咨以西臺舍人爲本府雅聞晦之爲言於
上復選楚州寶應主簿最狀應條監司以聞改大理評
事知泗州招信縣淮島傖雜馮庆譏巫晦之剪除傍祀
且百所輸入材瓦以完吏舍急病職勞邑人宜之轉運
使任其能移掌真州榷茶務既又請通理州事可制已
報會遘疾終官下年四十九實天禧二年三月十日噫
世之言材而顯善而艾皆若可信如晦之終始報嚮獨
大謬不然者邪晦之幼喪二親有終身之慼方其閭閻

蓬累而竭誠盡物克襄事焉墓不用甓既窆下土實之曰千歲後無為狐兎宅不亦善乎荆人高之咸曰張氏有子矣事崇儀也崇儀欲以兄子妻之未歸而亡又娶翕於唐氏生二女子皆有行一男早夭晦之即世夫人奉柩以如許昌將便時來南以歲之不易久而去室康定元年著作佐郎王儀太初始得襄帨柳以其月日祔塴其先塋從昭穆之圖成君志也三代之諱之行則渤海胡旦及康肅公為先壙之誌若表在焉平生文章門

人萬稱集為二十五通太初與晦之再世表重節義然
諾且少相友善故裒狀丐文而畀此封樹焉銘曰
嚼才章兮懿淳孝至膴仕兮難老嗇弗予兮孰天道蹇
皇皇兮晩獲伸發吾懷兮露珍甫半道兮摧華輪偫廬
空兮無家嗣從藁殯兮二紀夢憢𢡺兮何所止彼戚友
兮義弗遠奉輴柩兮來歸穴虛祔兮人所悲兄弟鮮兮
立後神茫茫兮安宄尚立言兮參不朽

呂獻可墓誌銘　　司馬光

君諱晦字獻可幼孤自力為學家于洛陽性沈厚不妄交遊洛陽士人往往不之識登進士第調浮梁尉不之官歴旌德扶風主簿遷雲陽令改著作佐郎知冀城縣徙簽書定國軍節度判官通判梓州事未至官遭母喪服除知大通監兼交城縣召入為殿中侍御史彈劾無所避兖國公主仁宗之愛女下嫁李瑋薄其夫家嘗因忿恚夜開禁門入訴於上獻可奏宿衛不可不嚴公主夜叩禁門門者不當聽入并劾奏公主閤宦者梁懷吉

梁全一竄逐之會有新除樞密副使者當時人有疑論獻可與其僚直以衆言陳上前謂必不可留章十七上卒與之俱罷獻可得知江州久之復召還臺英宗即位改起居舍人同知諫院時上有疾太后權同聽政内侍郎都知任守忠久用事於中上之立非守忠意乗此與其徒間構兩宫造播惡言中外恟懼獻可連上兩宫書開陳大義辭情切至由是慈孝益篤䜛言不得行上疾久未平獻可請早建東宫以安人心既而上小瘳譙黙

未可否事獻可屢乞親萬幾攬威福延近臣通下情太
后間數日一御東殿漸遠庶務自謀安佚會小旱因請
上親出禱雨使外疑釋然太后既歸政獻可復言於上今
雖專聽斷太后輔佐先帝久多閱天下事事之大者猶
宜關白咨訪然後行示不敢專以報盛德任守忠諫不
售而懼乃更巧為諂諛求自入於上獻可曰是不可使
久處左右亟言上數其前後巨惡并其黨史昭錫竄於
南方因上言大姦已去其餘嚮日憑恃無禮者宜一切

縱捨勿念以安反側頃之以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
雜事執政建言欲如漢氏故事推尊濮安懿王獻可率
僚屬極陳其不可且請治執政之罪積十餘章不聽乃
求自貶又十餘章懷知雜御史勑告納上前曰臣言不
効不敢居其位上重違大臣又嘉臺官敢直言章留中
不下還其勑告屢詔令就職獻可與僚屬具録所上奏
草納中書稱不敢奉詔固請即罪上不得已聽以本官
出知蘄州已而徙知晉州今上即位加集賢殿修撰知

河中府未幾召為刑部郎中充鹽鐵副使上素聞其彊
直擢為天章閣待制復知諫院遷諫議大夫權御史中
丞是時有侍臣棄官家居者朝野稱其材以為古今少
倫天子引參大政衆皆喜於得人獻可獨以為不然衆
莫不怪之居無何新為政者恃其材棄衆任已厭常為
奇多變更祖宗法專汲汲斂民財所愛信引拔時或非
其人天下失望獻可屢爭不能得乃抗章悉條其過失
且曰誤天下蒼生必此人如久居廟堂必無安靜之理

又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上遣使諭解獻可執之愈堅乃罷中丞出知鄧州雖在外遇朝廷有大得失猶言之不置會疾奏乞閒官歸鄉里朝旨未許乃乞致仕詔提舉西京崇福宫到官又乞致仕許之以熙寧四年五月甲午終於家年五十有八初王惪公覺其家日益貧獻可既仕常分俸之半以給宗族孤嫠者室無餘資所以自奉養至儉薄其治民主於愛利而疾姦暴大抵槩以公平故所至人安之屢為言職其奏草存可見者

凡二百八十有九歷覩古人有能得其一二已可載之列傳垂示後世在獻可曾何足道今特舉其事繫安危者書之至於進對口陳之語不可得而聞也前後三逐皆以近犯大臣所與敵者莫非秉大權天子所信嚮氣勢軋天下獻可視之若無所睹正色直辭指救其非不去不已旁側為之股慄而獻可處之自如平居容貌語言恂恂和易使之不得位於朝人不過以謹厚長者名之而已矣及遇事苟義所當為疾趍徑前如救焚溺所

不當爲畏避遠去如顧陷穽惟恐墜焉晩年病卧洛陽猶旦夕憤嘆以天下事爲憂過於在位任其責者魯不念其身之病子孫之貧也嗚呼今之世愛君憂民發於心無所爲而爲之可已而不已始終不變有如獻可者能幾人耶故其歿之日天下識與不識皆咨嗟痛惜彼其心豈獨私於獻可哉獻可始娶張氏故丞相鄧公之孫後娶時氏故御史旦之孫封同安郡君四男長曰由庚金水主簿次曰由聖由禮由誠皆將作監主簿六女

長適羅山令鞠丞之次蚤卒次適光禄寺丞吳安詩次適進士姚輝處者二人以其年八月二十日葬於伊闕縣神陰鄉中貴里先塋之西獻可病亟為手書命光為埋文光往省之至則目且瞑光伏呼曰更有以見屬乎張目强視曰無光出門而獻可殁噫如光者烏足以副獻可之所待耶顧義不得辭哭而為銘曰

有宋名臣吕正惠公之孫以忠直敢言克紹其門位則不究道則不貧年則不壽名則不朽嗚呼為人臣為人

嗣始終無愧能底于是可謂備矣

葛源墓誌銘　　王安石

葛公姓也源名也宗聖字也處州之麗水公所生也明州之鄞後所遷也貫魯大考遇大考也旺累贈都官郎中考也進士公所起也洪州左司理參軍吉州太和縣主簿江州德化縣令監興國茶場威武軍節度推官知廣州四會縣著作佐郎知開封府雍丘縣祕書丞知泉州同安縣太常博士通判建州屯田員外郎知慶成軍

都官員外郎知南劒州司封員外郎祠部郎中江浙荆湖福建廣南提點銀銅坑冶鑄錢度支郎中荆湖北路提點刑獄此公之所閱官也州將之甥與兾母兄毆人而甥殺之州將脅公曰兩人者皆吾甥而殺人者乃其兄也我知之彼大姓也無為有司所誤不然此獄也將必覆公劾不為變也此公之為司理參軍也州符徙吉州行令事佗日令始至大猾吏輙誘民數百訟庭下設變詐以動令如此數日令厭事常在吏矣公至立訟者

兩廡下取其狀視有如吏所為者使自書所訴不能書者吏受之往往不能如狀窮輒曰我不知為此乃某吏教我所為悉捕劾致之法訟以故少吏亦終不得其意毛氏寡婦告其子以恩義說之不得即使人徼捕得之與閭語者驗其對乃書寡婦告者也窮治具服為謀私其子孫距州溪水惡而歲租幾千萬碩舟善敗民以輸為愁公始議縣置倉以受輸則官漕之亦便州不聽公公論之不已倉成至今賴其利此公之為主簿也中貴

人擊驛吏取所給過家以言府府不敢劾公曰中貴人何憚為吾民而有陵之者吾亦恥之上書論其事中貴人坐絀此公之為縣於雍丘也屬吏常有隙於公同進者因譏之公察其旨不聽以為舉首此公之為州於南劍也鑄錢歲十六萬其所施置後以為法程此公之為銀銅坑冶鑄錢也鄂州崇陽大姓與人妻謀而殺其夫州受賕出之公使再劾劾者又受賕獄如初而公終以為不直其弟訴之轉運使雖他在事者亦莫不以為

究復置之獄卒得其姦賕狀論如法此公之為提點刑獄也甲子四百三十五公所享年也至和元年六月乙未卒之年月日也潤州之丹徒縣長樂鄉顯陽村公所塟也嘉祐元年十月壬申塟之年月日也鄉邑孫氏今祔以塟者公元配也萬年縣君范陽盧氏公繼配也良肱良佐良嗣公子也妻太常博士黄知良曰金華縣君公女也起進士為越州餘姚縣尉王公之喪而請銘以塟者良嗣也論次其所得於良嗣而為之銘者臨川王

安石也銘曰

士竊以養交兮弛官之不忌維公之所至兮樂職嗜事

彼能顯聞兮公則不暱不銘示後兮孰勸為痒

蘇安世墓誌銘

王安石

慶歷五年河北都轉運使龍圖直學士信都歐陽修以

言事切直為權貴人所怒因其孤甥女子有獄誣以姦

利事天子使三司戶部判官太常博士武功蘇君與中

貴人雜治當是時權貴人連內外諸怨惡修者為惡言

欲傾修鋭甚天下洶洶必修不能自脱蘇君卒白上曰修無罪言者誣之耳於是權貴人大怒誣君以不直絀使爲殿中丞泰州鹽税然天子遂寤言者不得意而修等皆無恙蘇君以此名聞天下嗟乎以忠爲不忠而誅不當於有罪人主之大戒然古之陷此者相隨屬以有左右之讒而無如蘇君之救是以卒至於敗亡而不寤然則蘇君一動其於天下豈小也哉蘇君既出逐權貴人更用事凡五年之間再赦而君六徙東西南北水陸

奔走輙萬里其心恬然無有怨悔遇事强果未嘗少屈葢孔子所謂剛者殆蘇君矣蘇君之仁與智又有足稱者嘗通判陜府當葛懐敏之敗邊告急樞密使取道路戍還之卒再戍大怨即讙聚謀為變吏白閉城城中無一人敢出君徐以一騎出卒間諭止之而以便宜還使者戍卒喜曰微蘇君吾不得生陜人曰微蘇君吾其掠死矣有令剌陜西之民以為兵敗亡者死既而亡者得有司治之以死而君輙縱去言上曰令民以死者為事

不集也事集而亡者猶不赦恐其衆相聚而為盜惟朝
廷幸哀憐憑民使得自反天子以君言為然而三十州
之亡者皆不死其後知坊州州稅賦之無歸者里正代
為之輸歲弊大家數十君鈎治使歸其主坊人不憂為
里正自蘇君始也蘇君諱安世字夢得其先武功人後
從蜀蜀亡歸于京師今為開封人也曾大考進率府副
率大考諱繼殷直考諱咸熈贈都官郎中君以進士起
起三十二年其卒年五十九為廣西轉運使而官止於

屯田員外郎者以君十五年不求磨勘也君娶南陽葉氏又娶清河某氏子四人台文永州推官祥文太廟齋郎炳文試將作監主簿彥文未仕女子五人適進士會稽江松單州魚臺縣尉江山趙楊三人尚幼君既卒之三年嘉祐二年十月庚午其子𡌴君揚州之江都東興寧鄉馬坊村而太常博士知常州軍州事臨川王安石爲銘曰

皇有四極周綏以福使維蘇君莫我南服元元蘇君不

圓其方不晦其明君子之剛其枉在人我得吾直誰懟誰慍祇天之役日月有丘其下冥冥昭君無窮安石之銘

許平墓誌銘　　王安石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甞譜其世家所謂今泰州海陵縣主簿者也君旣與兄元相友愛稱天下而自少卓犖不羈善辨說與其兄俱以智畧爲當世大人所器寶元時朝廷開方畧之選以招天下異能之士而陜西大

帥范文正公鄭文肅公爭以君所為書以薦於是得召試為太廟齋郎已而選泰州海陵縣主簿貴人多薦君有大才可試以事不宜棄之州縣君亦常慨然自許欲有所為然終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士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罵譏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無衆人之求而有所待於後世者也其齟齬固宜若夫智謀功名之士窺時俯仰以赴勢物之會而輒不遇者乃亦不可勝數辯足以移萬物而窮於用說之時謀足

以奪三軍而辱於右武之國此又何說哉嗟乎彼有待而不悔者其知之矣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眞州之楊子縣甘露鄉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瓌不仕瑋眞州司户參軍琦太廟齋郎琳進士女子五人已嫁者二人進士周奉先泰州泰興縣令陶舜元

銘曰

有拔而起之莫擠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於斯誰或使之

陳比部墓誌銘

王安石

陳晉公有子五人其一人今宰相是也公晉公之中子而今宰相弟晉公諱恕事始卒在史官公諱某字某九歲用晉公恩守祕書省校書郎晉公薨恩改太常寺奉禮郎服除久之會封禪恩改大理評事監鳳翔府酒稅又會祀汾陰改衛尉寺丞歸以最升知邵武之邵武縣獻文章得試學士院宰相才之議與科名公固辭親在願得進官職也不願得科名從之通判秀州改大理寺

丞歸又獻文章表乞治劇郡得淮陽軍改太子中舍今
上即位恩加改殿中丞是歲賜緋衣銀魚知臨江軍還
得睦州薦者數人天子以公名屬審官又徙知遂州以
齊國太夫人疾辭還改虞部員外郎上便宜數事得引
對因自贊天子欲稍進用之而遭齊國太夫人之喪以
去居無何睦州人王稷上書斥公赦前數事服除猶坐
是監虔州稅明道元年恩改比部員外郎通判建州改
駕部用舉者徙知吉州坐法免起為比部監泗州糧料

院又坐法免起為虞部監饒州錢監復得比部歸爵居京師久之乃出監江陰軍酒稅道疾病上書自言先臣昶得幸先皇帝至大臣臣喈先臣以得仕屢進所學蒙記識方壯少時頗汲汲欲自奮取一日之効以卒事陛下之分而孤行單立無黨友之助又薄命不幸數遭小人以見困躓負先臣餘教辱陛下器使之恩今老矣念終無以報盛德其心媿恥夙夜憂畏以故得疾病且死無田園以歸無强有力子弟以養唯男一人世昌去年

為進士得嘉慶縣院解臣兄在中書奏不得試禮部今
當爲遠官去臣旁遠甚陛下憐之幸聽臣分司改世昌
蘇常閤一官以卒養臣天地之賜也臣誠窮即無自言
誰當爲臣言者乎書入未報竟卒於江寧得年若干時
某年月也夫人某氏子男兩人世昌泉之晉江主簿幼
世長前死女兩人皆已嫁主簿將以某年月塟公某處
塟有日使來乞銘初公爲臨江軍先君爲之佐其後二
十五年安石得主簿於淮南而兄事之仍世有好義不

可以辭無銘也公名臣子少壯得美仕間以文藝自進意自以為且貴富世其家而遭平世槩以文法持臣下故其材不得有所肆而卒以齟齬窮其感激怨懟往往見於文辭主簿離其槀為二十卷讀之知其心之所存也而其求分司語尤悲因掇其大槩而存之噫其亦可悲也夫銘曰

於此有木焉一本而中分其材均樹之時又均或斷而焚或剖以為犧尊誰令然耶其偶然邪吾又何嗟

王深甫墓誌銘

王安石

吾友深深父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聖人之道為巳任葢非至於命弗止也故不為小廉曲謹以投衆人耳目而取舍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皆稱其學問文章行治然真知其人者不多而多見謂迂濶不足趣時合變嗟乎乃是所以為深父也令深父而有以合乎彼則必無以同乎此矣甞獨以謂天之生夫人也殆將以壽考成其才使有待而後顯以施澤於天下或

者誘其言以明先王之道覺後世之民嗚呼孰以為道不任於天德不酬於人而今死矣甚哉聖人君子之難知也以孟軻之聖而弟子所賴止於管仲晏嬰況餘人乎至於揚雄尤當世之所賤簡其為門人者一侯芭而已芭稱雄書以為勝周易易不可勝也芭尚不為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生無所遇合至其沒久而後世莫不知若軻雄者其沒皆過千歲讀其書知其意者甚少則後世所謂知者未必真也夫此兩人以老而終幸能

著書書具在然尚如此嗟乎深父其智雖能知軻其於為雄雖幾可以無悔然其志未就其書未具而既早死豈特無所遇於今又將無所傳於後天之生夫人也而命之如此蓋非余所能知也深父諱回本河南王氏其後自光州之固始遷福州之候官為候官人者三世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諱某尚書兵部員外郎兵部葬潁州之汝陰故今為汝陰人深父嘗以進士補亳州衛真縣主簿歲餘自免去有勸之仕者輒辭以養母

其卒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三於是朝廷用薦者以為某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書下而深父死矣夫人曽氏先若干日卒子男一人某女二人皆尚幼諸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深父某縣某鄉某里以曽氏祔銘曰

嗚呼深父維德之仔肩以迪祖武厥艱荒遐力必踐取莫吾知庸亦莫吾侮神則尚反歸形此土

趙師旦墓誌銘

王安石

儂智高反廣南攻破諸州州將之以義死者二人而康州趙君余嘗知其為賢者也君用叔祖蔭試將作監主簿遷許州陽翟縣主簿潭州司法參軍數以公事抗轉運使連劾奏君而州將為君訟於朝以故得無坐用舉者為温州樂清縣令又用舉者就除寧海軍節度推官知衢州江山縣斷治出己當於民心而吏不能得民一錢棄物道上人無敢取者余嘗至衢州而君之去江山葢已久矣衢人尚思君之所為而稱說之不容口又用

舉者改大理寺丞知徐州彭城縣祀明堂恩改太子右
贊善大夫移知康州至二月而儂智高來攻君悉其卒
三百以戰智高爲之少却是夜君顧夫人取州印佩之
使負其子以匿曰明日賊必大至吾知不敵然不可以
去汝留死無爲也明日戰不勝遂抗賊以死於是君年
四十二兵馬監押馬貴者與卒三百人亦皆死而無一
人亡者初君戰時馬貴惶擾至不能食飲君獨飽如平
時至夜貴臥不能著寢君即大鼾比明而后寤夫死生

之故亦大矣而君所以處之如此嗚呼其於義與命可謂能安之矣君死之後一日而州司理譚必始為之棺斂又百日而君弟至遂護其喪歸塟至江山江山人老幼相携扶祭哭其迎君喪有數百里者而康州之人亦請於安撫使而為君置屋以祠安撫使以君之事聞天子贈君光禄少卿官其一子覲右侍禁官其弟子試將作監主簿又以其弟潤州録事參軍師陟為大理寺丞簽書泰州軍事判官廳公事君諱師旦字潛叔其先單

州之成武人曾祖諱晟贈太師祖諱和尚書比部郎中贈光禄少卿考諱應言太常博士贈尚書屯田郎中自君之祖始去成武而葬楚州之山陽故今為山陽人而君弟以嘉祐五年正月十六日塟君山陽上鄉仁和之原於是夫人王氏亦卒矣遂舉其喪以祔銘曰

可以無禍有功於時玩君安榮相顧莫為誰其視死髙蹈不疑嗚呼康州銘以貽之

宋文鑑卷一百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宋文鑑卷一百四十二

宋 呂祖謙 編

墓誌

孔寧極墓誌銘

王安石

先生諱旼字寧極睦州桐廬縣尉諱詢之曽孫贈國子博士諱延滔之孫尚書都官員外郎諱昭亮之子自都官而上至孔子四十五世先生嘗欲舉進士已而悔曰

吾豈有不得已於此邪遂居于汝州之龍興山而上塋其親於汝汝人爭訟之不可平者不聽有司而聽先生之一言不羞犯有司之刑而以不得於先生為恥慶歴七年詔求天下行義之士而守臣以先生應詔於是朝廷賜之米帛又勑州縣除其雜賦嘉祐三年近臣多言先生有道德可用而執政度以為不肯屈除守秘書省校書郎致仕四年近臣又多以為言乃召以為國子監直講先生辭乃除守光禄寺丞致仕五年大臣有請先

生為其屬縣者於是天子以知汝州龍興縣事先生又辭辭未聽而六月某日先生終於家年六十七大臣有為之請命者乃特贈太常丞至七年月日弟昞塟先生於堯山都官之兆而以夫人李氏祔李氏故大理評事昌符之女生一女嫁為士人妻而先物故先生事父母至孝居喪如禮遇人恂恂雖僕奴不忍以辭氣加焉衣食與田桑有餘輒以賙其鄉里貸而後不能償者未嘗問也未嘗疑人人亦以故不忍欺之而世之傳先生

者多異學士大夫有知而能言者葢先生孝弟忠信無求於世足以使其鄉人畏服之如此而先生未嘗為異也先生博學尤喜易未嘗著書獨大衍一篇傳於世考其行治非有得於内其孰能致此耶當漢之東徙髙守節之士而亦以故成俗故當世處士之閭獨多於後世乃至於今知名賢而處者葢亦無有幾人豈世之所不尚遂湮没而無聞抑士之趍操亦有待於世邪若先生固不為有待於世而卓然自見於時豈非所謂豪傑之

士者哉其可銘也已銘曰

有入而不出以身易物有往而不反以私其佚嗚呼先生好潔而無尤匪佚之為私維志之求

戚舜臣墓誌銘　　曾鞏

余觀三王所以教天下之士而至於節文之者知士之出於其時者皆世其道德葢有以然也去三王千數百年之間教法既以壞士之學行世其家若漢之袁氏楊氏陳氏唐之柳氏其操義風槩有以厲天下矯異世否

邪以余所聞若宋之戚氏其事可以次叙馬公其家子也叙曰公宋之楚丘人大父諱同文唐天祐元年生歷五代入宋皆不仕以文學義行為學者師殁其徒相與號為正素先生後以子貴贈兵部侍郎考諱綸事太宗真宗以賢能為樞密直學士與其兄職方郎中維以友愛聞祥符天禧之間學士以論天書絀而郎中考亦舉賢良不就以為曹國翊善不合去葢其父子兄弟之出處如此學士後以子貴贈司徒公名舜臣字世佐司徒

之少子也恭謹恂恂舉措必以禮擇然後出言與其兄
某官舜賓某官舜舉復以友愛能帥其家有先人法度
聞自天祐至今百有五十餘年天下六易士之名一能
守一善或身不終或至子孫而失者多矣而戚氏之世
德獨久如此何其盛也然世之談者方多人之駡子儉
孫隆名極位世世苟得者以爲能守其業是本何理哉
公少以蔭補將作監主簿然三十猶在司徒之側司徒
終而貧乃出監雍丘稅又監衢州酒遷知舒州太湖縣

兼提舉茶場治有恵愛民乞留從之後三年乃得代獻
詩言賦茶之苛歲用萬杖願棄勿採以感動當世歸監
在京鹽院言鹽之利宜通商聽之出通判泗州能使轉
運使不能以暴歛侵其民而民之養人者得以其義貫
死又通判濮州當王則反於冀民相驚幾亂公斬一人
揺濮中者驚乃止已而提點刑獄以為功得改官公自
不言轉知撫州其治大方務除苛去煩州之詭祠有太
常號者祠至百餘所公悉除之民大化服徙知南安軍

至未及有所施為而公葢已病矣皇祐四年六月七日
卒於官年五十有七自主簿凡十一遷其官至尚書虞
部郎中公濮州之歸也以其屬與公之配陳氏凡十三
喪葬宋之北原皇祐六年正月八日公之子師道遂以
從陳氏塟戚氏者衛之大夫孫文子食於河上之邑曰
戚為姬姓之後至後世失其所食邑而更自别曰戚氏
漢有以郎從高祖封臨轅侯者曰戚鰓鰓侯四世而失
梁有以三禮為博士入陳卒者曰戚衮衮稱吳郡鹽官

人侍郎之曾祖曰遠祖曰琮父曰圭其譜曰琮自長豈
之戚孫徙居楚丘故今為楚丘人此戚氏之先後可見
者也觀公之守其業者可以知其恭觀公之施於事者
可以知其厚矣然人亦少有能愛之者葢世之為聰明
立聲威者雖荒誕悖冐無不過於世至恭讓質直不能
馳騁而遇困阨者獨不可稱數余甚異焉夫赴時趨務
則材者固亦重矣而立人成俗則潔身積行豈可輕也
哉然時之取捨若此亦其不幸不遇處之各適其理也

銘曰
隆隆戚宗自姬出臨軼鹽官耀名實侍郎家梁自祖琮
遠世恬幽樹儒術司徒郎中藝且賢詆符繩公事倔崛
恂恂南安得家規莊容㳟辭若遵律盛哉徽名後宜開
刻銘方珉告幽室

錢純老墓誌銘

曾鞏

公錢氏也故為王家有吳越之地五世祖鏐號武肅王
高祖元瓘文穆王曽祖儼昭化軍節度使祖昭慈贈左

衛將軍考順之左侍禁閤門袛侯贈尚書刑部侍郎公應說書進士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皆中科歷宣州旌德縣尉大理寺丞殿中丞太常博士尚書祠部度司封員外郎工部郎中換朝奉大夫充國子監直講編校集賢院書籍遷祕閣校理選為修英宗實録院檢討官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直學士院遷樞密直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嘗通判秀州知婺州入判尚書考功改開封府判官出知鄧州入判尚書吏部流内銓兼判

集賢院又兼判軍器監兼提舉司天監公事公幼孤家貧母嫁既長還依其族之大人刻勵就學并日夜忘寢食於書無所不治已通其大旨至於分章別句類數辨名叢細委曲無不究盡其見於文辭闓放雋偉故出而與天下之士挾其所有較於有司常出衆上以其故名動一時其為尉及為秀婺鄧吏草弛壞理具設張為直講以能教誘學者歸之為校理屬英宗之初慈聖光獻皇后聽政公三上書請還政天子為吏部謹繩墨選者

稱其平為開封以慈恕簡靜為體不求智名以投世取
顯為公屬者有不與公合然公遇之未嘗有厚薄意士
以此多公而為公屬者後卒亦心服也公於衆不矯矯
為異亦不翕翕為同以其故人莫能親疎至於勢利之
際人所競逐公方憒然迹與衆遠故雖有夸者亦不以
公為可忌也公之為判官也府嘗有獄或探大臣意謂
欲有所附致公不為動徐論其意而已公平居樂易無
崖岸及至有所特立人固有所不能及者類如此也公

為人謹畏清約與人交淡然久而後知其篤也公之先
旣籍疆土歸天子其後至昭化守和州十有八年以卒
詔塟和州子孫因家焉至公始塟其母於蘇州吳縣龍
岡村之天平山故今又為蘇州人公諱藻字純老封仁
和縣開國伯賜服金紫年六十有一元豐五年正月庚
寅卒于位某年某月某甲子塟天平山從其母永嘉郡
太君丁氏之兆公妻孫氏泰興縣君男曰某曰某舜世
曰𡾰某官孫曰某某官公卒上馳使臨視其家知其貧

特賜錢五十萬而官其弟若子孫凡三人公與余嘗為僚相善其且歿以遺事屬余而其家因來乞銘銘曰

錢姓武王五氏之孫開迹東南以學以文學則知經文則能賦矧曰方聞揚聲天路廼校中書廼掌帝制廼列禁林從容諷議治已伊何維直而清治人伊何維簡而平人以慹遷公能自克人以利向公能不惑士夫所望天子所器胡不百年胡不三事龍岡之宅考卜維新公安于此尚利後人

孫適墓誌銘

曾鞏

黟縣之孫氏有起進士為尚書工部郎中廣南西路轉運使以卒者諱抗以文學見於世其塟在黟之上林有子亦起進士為永州推官以卒卒時年二十有八者諱適亦以文學見其塟在其父左將塟其弟邈以告而乞銘於南豐曾鞏其叙曰孫氏世家富春唐有徙歙之黟縣者諱師睦始自別為黟縣之孫氏師睦生諱延緒延緒生旦旦生諱遜良以子恩為尚書職方員外郎職方

生工部工部實生君君年十有四辭親學問江東已有聞於人往從臨川王安石受學安石稱之後主越州上虞簿去以父恩得永州父卒萬里致喪疾不忍廢事既塟携扶幼老將就食淮南疾益革卒於池州大安鎮實至和二年始工部為御史不合而出及使南方仆且起遽卒君尤自力學行謂蘊必發其在君又此君於學問好其治亂得失之說不狃近卑於為文以古為歸不夸以浮雖素羸不廢書雖進不怠以止既肆而通矣而不得

極其至其銘曰

孫世來黟拔身艱故為世聞家始自工部工部孰有有書百篇永州之學自其父傳其果以力其敏以明内有其質外以華英再以不就其後當侈君不有子君多兄弟

沈率府墓誌銘

曾鞏

君諱某字某姓沈氏自太子家令約家於吳興故世為吳興人至君之大父諱某考諱某始自吳興之東林徙

家於錢塘故今為錢塘人君以宗室密州觀察使宗旦
思即其家得為太子右清道率府副率致仕又以祀明
堂恩遷太子右司禦率府副率兼官檢校國子祭酒兼
監察御史階銀青光禄大夫勲武騎尉蓋密州觀察使
宗旦者今天子之姪濮王之孫而其母夫人蓋君之姪
也君為人質朴無外飾其居鄉閭寛然長者也其事父
兄能力以嚴睦族人能愛以均雖饒財為大家而衣服
飲食自與尤寡約至人有急歸我則惟財赴之無錙銖

顧惜意憐里歲饑輙發倉以救人有欺其財者皆不校
既老治其家事不肯懈曰吾先人之所以傳我也處其
子孫不以逸曰所以使汝守吾先人之法也嘉祐二年
三月一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七十有六其年十一月十
五日葬錢塘之西城初娶吳氏再娶車氏某縣君某葬
也吳氏實從子三人曰曄曰晛曰時孫八人曰沔曰溱
曰沂曰淑曰漼曰湜曰漸曰瀚曾孫三人曰師楊曰師
荀曰師軻時沔沂皆舉進士餘亦皆有學行葢君之教

也銘曰

赫赫宗子保藩于密天子曰嘻汝維沈宗子假汝寵錫其外親東宮之屬有長衛軍命君于家俾休其老以偃以側服章華好天子命我匪我有求憒然順退娟于林丘不蘊于機不阻為畦曰遠無仇曰近無疵里巷之依惟此令人流問餘澤化其子孫惟身之祥既壽而康惟後之祥宜熾而昌惟墓有域其藏有石刻此銘詩昭示無極

宋文鑑卷一百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宋文鑑卷一百四十三

宋 呂祖謙 編

墓誌

程伯淳墓誌銘　　韓維

伯淳姓程氏諱顥其先有為周大司馬者曰喬伯封於程後遂以為氏高祖贈太子少師諱羽有功太宗朝賜第室京師居再世遷河南今為河南人先生生而秀爽

異於常兒才數歲誦詩書強記過絕人戶部侍郎彭公
季長一見異之遂許妻以女舉進士中第調京兆鄠縣
主簿南山有石佛像浮屠歲傳佛首放光則遠近男女
晝夜集會觀不止為縣者畏其神莫敢禁先生始至詰
其徒曰吾聞石像歲現光有諸曰然戒之曰光現必先
告我我當取其首視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府境大水諸
縣倉卒興役皆狼狽失措置惟先生所治飲食茇舍無
一不具時暑甚疫人病多死獨鄠人無死者監司欲薦

之問其所欲先生答以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
欲避親嫌移江寧上元縣主簿田稅不均比他邑尤甚
先生為令畫法民不知擾而稅遂均會令罷攝邑事牒
訴日不減三二百數先生處之不閲月民訟遂簡江南
俗種稻賴塘陂以溉盛夏塘潰計非千夫不能塞故事
當言之府禀之監司然後計功調役先生曰比如是苗
槁矣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遽發民塞之歲則大穰仁宗
升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除三日旦知府事王贄率羣

官將釋服先生進曰請盡今日贄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一府視君亦莫敢除移澤州晉城縣令民以事至庭下者必教之以事父兄奉長上之道暇則親至諸鄉校召父老與之語兒童讀書者為正其章句置師不善則易之初俗甚野不知為學後數年服儒衣冠者遂衆鄉里遠近為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姦偽無所容孤煢老疾者責親黨使毋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三年盜無剽刧民無闘

死者河東路財賦不充官有科買則物價騰踊歲為民患先生計所須使富家預儲其物定價而出之富家不失息而知民所費比舊纔十二三縣庫有雜納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以此錢令自用而不敢私使者亮君之誠亦不問先時民憚差役互相糾訴鄉鄰往往為仇先生盡得民產厚薄按籍而命之莫有辭者義勇常以農隙講事然但文具而已先生至晉城之民遂為精兵用薦者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

呂公晦叔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聞先生名陛對之日從容咨訪比二三見遂期以顯用前後進説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材為先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為卿戒之時王荆公為宰相多所措置先生每進見必為上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不當及功利又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有此言非天下之福也章數十上論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貴祠部牒青苗

取息提舉官多非其人命出不由門下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寖衰判公雖與先生異論而嘗目君以忠信言既數不用懇求外補神宗猶重其去上章及面請至十數不許遂闔門待罪差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獄復上章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當賜顯黜請罪而獲遷失刑賞矣改差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河清卒法不他役時中貴人程昉為外都水估勢凌蔑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先生拒以法昉請於朝命以八百人

與之天方大寒衆不勝役潰而歸城門吏來報一府相視畏昉不敢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休三日而復役曹村決先生方護小吳埽知州軍事劉渙以急告先生夜馳至州謂渙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為之請盡以廂兵見付事或未集公當率禁兵繼之徑走埽下諭士卒曰朝廷養爾曹正為緩急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以身扞之衆皆感激自効決口將合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謂衆曰得彼木横流入口

吾事濟矣語已木遂横衆以謂至誠所致郊祀霈恩先生曰吾罪滌可以去矣遂求監臨得西京洛河竹木務薦者言君未嘗叙年勞遷秩特改太常丞其後彗星見詔求直言先生極論時政語甚切直還朝差知扶溝縣事廣濟河出縣境濵河姦民不治生業専以脅取舟人物為事歲必焚舟數十以立威先生始至捕一人使列其黨與得數十輩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為業且察姦不變者自是焚舟之患遂絶畿縣民

稅重歲常以赦獲蠲免然良農輸率以時而稽故獲免者皆頑民先生與之約前獲免者後必如期而足於是恩澤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達戶四等而畿內獨止三請及第四先生力陳不可諸邑賴以皆免水災民饑先生請發粟貸之鄰邑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而鄰邑令遽自陳穀且登可無貸使至謂先生曰盍亦自陳先生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饑者以濟司農亦怒視貸籍而所賦不等檄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饑當以口而

不當以戶之髙下且今實爲之非吏罪乃已内侍都知
王中正行按保甲所至官吏多見慢辱諸邑供帳競務
華潔以悅其意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
且取於民法所禁今有故青帳可用之先生在邑歲餘
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有犯竊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
行吾薄汝過盜叩頭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
盜告其妻曰吾與太丞約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遂
自縊官制行改奉議郎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没者

千頃往往持累世券契自明皆弗用詔改稅作租許賣易如私田民乃服先生猶不可指地官至謂先生曰民頗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死矣因為言仕者當以仁厚為心不可使已以害人官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命遂去之他邑鄰邑民犯盜繫縣獄而逸吏赦猶以特旨罷先生邑事邑人詣開封及司農乞留者以千數先生之去縣不使人知老稚追及境上攀挽號哭不肯去

以親老求折資便養得監汝州酒税今上嗣位恩改承議郎召為宗正寺丞未行以疾卒元豐八年六月十五日也享年五十有四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傷弔以朝廷失賢者為恨父晌太中大夫致仕時年八十母侯氏壽安縣君妻彭氏仁和縣君皆先君以卒五子三早卒曰端懿蔡州汝陽縣主簿曰端本舉進士四女三夭一適假承務郎朱純之卜得卒之歲十月乙酉塟于伊川之先塋先生於書無所不讀自浮屠老子莊列莫不思

索究極以知其意而卒宅於吾聖人之道其持已清峻若不可及而與人甚恕而温論治道卓乎至於無能名而應世接物莫不曲盡其宜尚善於君矣爵禄可捨也苟利於民矣法禁不避也自元豐以來論賢士大夫宜在天子左右者君必與焉先生之罷扶溝貧無以家至頴昌而寓止焉大夫以清德退君弟顥正叔樂道不仕先生與正叔朝夕就養無違志閨門之内雍肅如禮家無儋石之儲而愉愉也予方守頴昌遂得從先生游先

生不以老耄棄我周旋啟告所以為益良厚故於其亡也哭之加哀而銘不以辭銘曰善乎孟軻之言義命也盍不知義不足以立命不知命不足以存義先生居官不問内外大小卒所言所事一出於正雖貴勢豪力不為少變嗚呼其處義命可謂兼之矣

邵古墓誌銘

陳繹

河南邵堯夫執親喪之三月泣為書以告其里人陳繹曰我先君以壽考終以士禮葬葬有日顧鑿文以識其

墓余與堯夫游知堯夫者從而知其先君亦隱君子也銘固不讓君諱古字天叟其姓姬出自召公别封燕世為燕人不絶祖諱令進善騎射歴事太祖皇帝以軍校尉老歸范陽戎難避居上谷又徙中山轉衛漳而家焉父諱德新讀書為儒者早卒君生衛漳纔十一歲而孤能事母孝力貧且養長益好學必求義理之盡餘二十年而終母喪於衛天聖中甞登蘇門山顧謂其子雍曰若聞孫登之為人乎吾所尚也遂卜隱居於山下與時

堯夫侍親往來洛陽見山川水竹之勝人情舒暇始得閒曠之地架屋竹間水流其閑浩然其趣也因自號伊川丈人忽一日得小疾逮旬浹飲水不食謂其家曰吾今七十九矣逢時太平而康而壽有子若孫貧且自如没無恨矣雖然身無有於物慎勿為浮屠事以薦吾死惟擇高塏地藏焉幸速朽爾言絶而逝實治平元年正月朔日也君性簡寡獨喜文字學用聲律韻類古今切正為之解曰正聲正字正音者合三一篇先娶李氏生

子雍即堯夫也再娶楊氏次子睦舉進士一女適盧氏孫男三人皆幼嗚呼先生有道者歟有子而賢塋之祭之其可無銘銘曰

世范陽家伊川卒十月葬乙未神陰原原西南

范蜀公墓誌銘　蘇軾

熙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其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足以榮辱天下二公蓋相得歡甚皆自以為莫及曰吾與子生同志死當

同傳而天下之人亦無敢優劣之者二公既約更相為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故君實為景仁傳其畧曰呂獻可之先見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也軾幸得游二公間知其平生為詳蓋其用捨大節皆不謀而同如仁宗時論立皇嗣英宗時論濮安懿王稱號神宗時論新法其言若出一人相先後如左右手故君實常謂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然至於論鍾律則反復相非終身不能相一君子是以知二公非苟同者君實之

沒軾既狀其行事以授景仁景仁誌其墓而軾表其墓道今景仁之墓其子孫皆以為君實既沒非予誰當誌之且吾先君子之益友也其可以辭公姓范氏諱鎮字景仁其先自長安徙蜀六世祖隆始塟成都之華陽曽祖諱昌祐妣索氏祖諱璲妣張氏累世皆不仕考諱度贈開府儀同三司妣李氏贈榮國太夫人龎氏贈昌國太夫人開府以文藝節行為蜀守張詠所知有子三人長曰鎡終隴城令次曰鍇終衛尉寺丞公其季也四歲

而狐從二兄為學薛奎守蜀道遇鎡求士可客者鎡以公對公時年十八奎與語奇之曰大范恐不壽其季廓廟人也還朝與公俱或問奎入蜀所得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於世時故相宋庠與弟祁名重一時見公稱之相與為布衣交由是名動場屋舉進士為禮部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禮部第一人者必越次抗聲自陳因擢置上第公不肯自言至第七十九人乃出拜退就列無一言廷中皆異之釋褐為新安主簿宋綬留

守西京召置國子監助教諸生秩滿又薦諸朝為東監直講用參知政事王舉正薦召試學士院除館閣校勘充編修唐書官當遷校理宰相龐籍言公有異材恬於進取特除直祕閣為開封府推官擢起居舍人知諫院兼管勾國子監上疏論民力困弊請約祖宗以來官吏兵數酌取其中為定制以今賦入之數十七為經費而儲其三以備水旱非常又言古者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鹽鐵轉運或判戸部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

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中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埜温成皇后太常議禮前謂之園陵宰相劉沆前為監護使後為園陵使公言嘗聞法吏舞法矣未聞禮官舞禮也請詰問前後議異同狀又請罷焚瘞錦繡珠玉以紓國用從之時有敕凡内降不如律令者令中書樞密院及所屬執奏未及一月而内臣無故改官者一日至五六人公乞正大臣被詔故違不

執奏之罪石全斌以護溫成壍除觀察使凡治壍事者皆遷兩官公言章獻章懿章惠三太后之壍推恩皆無此比乞追還全斌等告敕文彦博富弼入相百官郊迎時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間見公言隆之以虛禮不若開之以至誠乞罷郊迎而除謁禁以通天下之情議減任子及間歲取士皆公發之又乞令宗室屬疎者補外官仁宗曰卿言是也顧恐天下謂朕不能睦族耳公曰陛下甄别其賢者顯用之不没其能乃所以

睦族也雖不行至熈寧初卒如公言仁宗性寛容言事
者務訐以為名或誣人隂私公獨引大體畧細故時陳
執中為相公嘗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執中嬖妾笞
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公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
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閨門之私非所以
責宰相識者韙之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
初得疾中外危恐不知所為公獨奮曰天下事尚有大
於此者乎即上疏曰太祖捨其子而立太宗此天下之

大公也周王既薨真宗取宗室子養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願陛下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擇宗室賢者異其禮物而試之政事以係天下心章累上不報因閤門請罪會有星變其占為急兵公言國本未立若變起倉卒禍不可以前料兵孰急於此者乎今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皆設辭以拒臣是陛下欲為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竊原其意特恐行之而陛下中變耳中變之

禍不過於死而國本不立萬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憂則其禍豈獨一死而已哉夫中變之禍死而無愧急兵之憂死且有罪願以此示大臣使自擇而審處焉聞者為之股栗除兼侍御史知雜事公以言不從固辭不受執政謂公上之不豫大臣嘗建此策矣今聞言已入為之甚難公復移書執政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速則濟緩則不及此聖賢所以貴機會也諸公言今日難於前日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乎凡見上面陳

者三公泣上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凡章十九上待罪百餘日鬢髮為白朝廷不能奪乃罷知諫院改集賢殿修撰判流内銓修起居注除知制誥公雖罷言職而無歲不言儲嗣事以仁宗春秋益高每因事及之冀以感動上心及為知制誥正謝上殿面論之曰陛下許臣今復三年矣願早定大計明年又因祫享獻賦以諷其後韓琦卒定策立英宗遷翰林學士充史館修撰改右諫議大夫英宗即位遷給事中充仁

宗山陵禮儀使坐誤遷宰臣官改翰林侍讀學士復為翰林學士中書奏請追尊濮安懿王下兩制議以為宜稱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非執政意更下尚書省集議已而臺諫爭言其不可乃下詔罷議令禮官檢詳典禮以聞公時判太常寺率禮官上言漢宣帝於昭帝為孫光武於平帝為祖則其父容可以稱皇考然議者猶非之謂其以小宗合大宗之統也今陛下既考仁宗又考濮安懿王則其失非特漢光武之比矣凡稱帝若皇

若皇考立寢廟論昭穆皆非是於是具列儀禮及漢儒論議魏明帝詔為五篇奏之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知陳州陳饑公至三日發庫廩三萬貫石以貸不及奏監司繩之急公上書自劾詔原之是歲大熟所貸悉還陳人至今思之神宗即位遷禮部侍郎召還復為翰林學士兼侍讀羣牧使勾當三班院知通進銀臺司公言故事門下封駁制敕省審章奏糾舉違滯著於所授敕其後刊去故職寖廢請復之使知所守從之糾察在京刑獄

王安石為政始變更法令改常平為青苗法公上疏曰常平之法始於漢之盛時視穀貴賤發斂以便農末最為近古不可改而青苗行於唐之衰亂不足法且陛下疾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正百步與五十之間耳今有二人坐市貿易一人下其直以相傾奪則人皆知惡之其可以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惡乎疏三上不報適英閣進讀與呂惠卿爭論上前因論舊法預買紬絹亦青苗之比公曰預買亦弊法也若陛下躬節儉府庫有餘

當并預買去奈何更以為比乎韓琦上疏極論新法之害安石使送條例司疏駁之諫官李常乞罷青苗錢安石令常分析公皆封還其詔詔五下公執如初司馬光除樞密副使光以所言不行不敢就職詔許詞免公再封還之上知公不可奪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公奏由臣不才使陛下廢法有司失職乞解銀臺司許之會有詔舉諫官公以軾應詔而御史知雜謝景溫彈奏軾罪公又舉孔文仲為賢良文仲對策極論新法之害安石

怒罷文仲歸故官公上疏爭之不報時年六十三即上
言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請致仕疏五上最後指言
安石以喜怒賞罰事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
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安石大怒自
草制極口詆公落翰林學士以本官致仕聞者皆爲公
懼公上表謝其畧曰雖曰乞身而去敢忘憂國之心又
曰望陛下集羣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爲腹
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安石雖詆之深人更

以為榮焉公既退居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輒置酒盡歡或勸公稱疾杜門公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同天節乞隨班上壽許之遂著為令久之歸蜀與親舊樂飲振施其貧者朞年而後還軾得罪下御史臺獄索公與往來書疏文字甚急公猶上書救軾不已朝廷有大事輒言之官制行改正議大夫今上即位遷光祿大夫初英宗即位祔仁宗主而遷僖祖及神宗即位復還僖祖而遷順祖公上言太祖起宋州有天下與漢高祖

同僖祖不當復還乞下百官議不報及上即位公又言乞遷僖祖正太祖東嚮之位時年幾八十矣韓維上言公在仁宗朝首開建儲之議其後大臣繼有論奏先帝追録其言存没皆推恩而鎮未嘗以語人人亦莫為言者雖顔子不伐善介之推不言禄不能過也悉以公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學士特詔長子清平縣令百揆改宣德郎且起公兼侍讀提舉中太一宮詔語有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卑詞四臣入侍為我强起無或憚

勤公固辭不起天下益高之改提舉嵩山崇福宮公仲
兄之孫祖禹爲著作郎謁告省公于許因復賜詔及龍
茶一合存問甚厚數月復告老進銀青光禄大夫再致
仕初仁宗命李照改定大樂下王朴樂三律皇祐中又
使胡瑗等考正公與司馬光皆與公上疏論律尺之法
又與光往復論難凡數萬言自以爲獨得於心元豐三
年神宗詔公與劉几定樂公曰定樂當先正律上曰然
雖有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公作律尺龠合

升斗豆區觪斛欲圖上之又乞訪求真黍以定黄鍾而
劉几即用李照樂加用四清聲而奏樂成詔罷局賜賚
有加公謝曰此劉几樂也臣何與焉及提舉崇福宫欲
造樂獻之自以為嫌乃先請致仕既得謝請太府銅為
之逾年乃成比李照樂下一律有竒二聖御延和殿召
執政同觀賜詔加奬以樂下太常詔三省侍從臺閣之
臣皆往觀焉時公已屬疾樂奏三日而薨實元祐三年
閏十二月癸卯朔享年八十一訃聞輟視朝一日贈右

金紫光禄大夫謚曰忠文公雖以上壽貴顯考終於家無所憾者而士大夫惜其以道德事明主閲三世皆以剛方難合故雖用而不盡及上即位求人如不及厚禮以起公而公已老無意於世矣故聞其喪哭之皆哀公清明坦夷表裏洞達遇人以誠恭儉謹默口不言人過及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壯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屈篤於行義奏補先族人而後子孫鄉人有不克婚葬者輒為主之客其家者常十餘人雖僦居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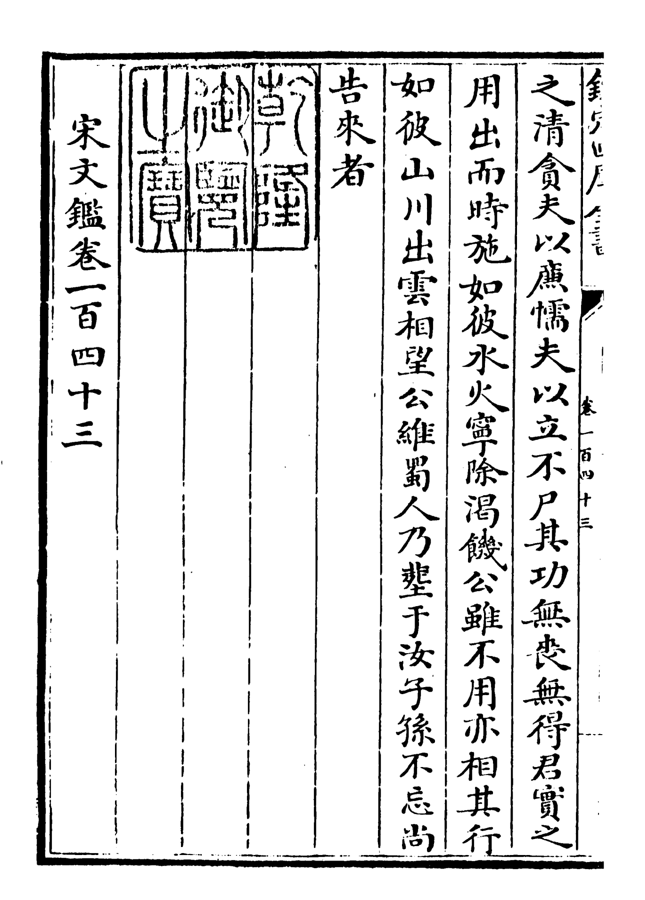
巷席地而坐飲食必均兄鎡卒于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公時未仕徒步求之兩蜀間二年乃得之曰吾兄異於人體有四乳是兒亦必然已而果然名之曰百常以公蔭今為承議郎公少受學於鄉先生龎直溫直溫之子昉卒於京師公娶其女為孫婦養其妻子終身其學本於六經仁義口不道佛老申韓異端之說其文清麗簡遠學者以為師法凡三入翰林知嘉祐二年六年八年及治平二年貢舉門生滿天下貴顯者不可

勝數詔修唐書仁宗實録玉牒日歷類篇凡朝廷有大述作大議論未嘗不與契丹髙麗皆知誦公文賦少時嘗賦長嘯却胡騎及奉使契丹虜相目曰此長嘯公也其後兄子百禄亦使虜虜首問公安否有文集一百卷諫垣集十卷内制集三十卷外制集十卷正言三卷樂書三卷國朝韻對三卷國朝事始一卷東齋記事十卷刀筆八卷積勲柱國累封蜀郡開國公食邑加至二千六百户實封五百户娶張氏追封清河郡君再娶李氏

封長安郡君子男五人長曰燕孫未名而卒次百揆宣德郎監中岳廟次百嘉承務郎先公一年卒次百歳太康主簿先公六年卒次百慮承務郎女一人嘗適左司諫吴安時復歸以卒孫男十人祖直襄州司户參軍祖朴長社主簿祖野祖平假承務郎祖封右承奉郎祖耕承務郎祖淳祖舒祖京祖恩皆不仕孫女六人曽孫女三人公晚家于許許人愛而敬之其薨也里人皆出涕以元祐四年八月己未葬于汝之襄城縣汝安鄉推賢

里夫人李氏祔公始以詩賦為名進士及為館閣侍從以文學稱雖屢諫爭及論儲嗣事朝廷信其忠然事頗祕世亦未盡知也其後議濮安懿王稱號守禮不回而名益重及論熙寧新法與王安石呂惠卿辨論至廢黜不用然後天下翕然師尊之無貴賤賢愚謂之景仁而不敢名有為不義必畏公知之公既得謝軾往賀之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公愀然不樂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

為此命也夫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軾
以是愧公銘曰
凡物之生莫累於名人顧趨之以累為榮神人無名欲
知者希人顧憂之以希為悲熈寧以來孰擅茲器嗟嗟
先生名所不置君實在洛公在潁昌皆欲忘民民不汝
忘君實既來適歸于洛縶而維之莫之勝說為天相君
為君牧民道逺年徂卒狥以身公獨堅卧三詔不起遂
解天刑竟以樂死世皆謂公貴身賤名孰知其功聖人



之清貪夫以廉懦夫以立不尸其功無喪無得君實之用出而時施如彼水火寧除渴饑公雖不用亦相其行如彼山川出雲相望公維蜀人乃斐于汝子孫不忘尚告來者